

1948年11月下旬，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华野七纵十九师奉命随纵队与华野特纵一部南进，参加围歼黄维兵团。26日，全师进抵宿县西南双堆集的东南地区。不久，该师接替中野六纵十七旅一线阵地，准备担负歼歼位于黄维兵团南线敌八十五军二十三师的任务。

双堆集位于七纵十九师前沿阵地西北方向，在进攻双堆集黄维兵团道路上有一个村庄叫小王庄，敌二十三师主力就部署在这个庄附近。小王庄接近我阵地前沿一片低洼处，还有一个村庄叫小周庄，敌二十三师派其六十九团主力驻守在这里，阻挡着我军进攻小王庄的道路。守敌依靠村庄南面长约几百米的土围子作为防御支撑，工事坚固，兵力集中，火力较强。要歼灭小王庄敌二十三师，必须首先吃掉敌六十九团，拿下小周庄。

战场周边是一片没有任何隐蔽物的平原，地势平坦，村庄稀落，树木很少。我军进攻，会完全暴露在敌火力下，接近敌人非常困难。为了突破敌防御工事，七纵十九师调上来五十五、五十六两个团，在中野部队已挖许多堑壕的基础上，利用夜晚继续开挖加固。

从12月3日到5日，经过辛勤的迫迫作业，新阵地终于挖好了。这一次，堑壕挖得即宽又深，有足够两人来的宽度，战士在堑壕内可以不弯腰来回走动。堑壕里，还挖了许多防炮洞。一条条纵横交错的堑壕，从主阵地一直伸延到距离敌前沿工事不足100米的地域。挖堑壕的两个团夜间撤出，只留下四个连，随时准备敌人的进攻。

果然，12月6日天一亮，驻守小周庄敌六十九团发现我新阵地离他们越来越远，便调集两个连的兵力，在几辆坦克掩护下，向我新阵地



本栏责任编辑：谢菊莲
E-mail:46743672@qq.com

飘雪的冬天无疑是完美的!瞧，漫天飞舞的雪花如同优雅轻盈的精灵，落在高高的房顶上，落到纤细的枝丫上，也落到大地的怀抱，世界瞬间就变得洁白无瑕、静美无声。用一场雪来魔幻身处的世界是再好不过的了，因为万物皆可在一片粉妆玉砌中意外呈现出最美最萌的姿态来。

但年前若是来场雪，无论如何都不是我所期待和欢喜的。

父母健在，年前家是必须回的。可是因为一场雪，原本畅通无阻的漫漫归途变得举步维艰，通不了及，差不多已经成了多年来最让我心焦的一个梗。

印象最深的，是2008年春节前夕那场罕见的暴雪。记忆中从腊月下旬开始，纷纷扬扬的大雪就接连不断地猛下了好几天，道路上积雪差不多深及膝盖，学校因此未来得及举行期末考试便提前草草放假。因为路况恶劣，路上已经极少再有车辆行驶，直到腊月二十六晚上，雪依旧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这可愁坏了等着盼着回老家过年的我们，白天联系好回家的班车因为积雪太深道路彻底封闭，一直都没能从山里下来。我们只好沮丧地将所有打包好的行李扔到房间的角落里，暂时打消了回家的念头。但是没想到的是晚上十点多钟，睡梦中突然就来了电话，说是道路临时放行，大约半夜11点多抵达城关，让我们做好乘车准备。我们赶紧从热被窝里爬起来，拎上行李，拉着孩子，顶着依旧肆意泼洒的雪片深一脚浅一脚直奔车站。

那一晚的回家路，充满了至今回想起来都让人无比后怕的环生险象，堵车、陷雪

雪后连续一周晴朗的日子，阳光很暖，突然想去看看冬天的马鬃岭。

进入山区后，气温明显下降，路两边仍有积雪。再往里走，岩石上悬挂着一串串冰凌，有的甚至有一人多长，粗如小树，很是壮观。我们停车，观赏了一会这奇景。继续往山里行，这样的冰凌越来越多，裸露的岩石全部被冰包裹，阳光一照，睁不开眼，仿佛大山是个顽皮的孩童，用镜片跃动着阳光与你嬉戏。

只有一段山路因为不见阳光，积雪稍融形成薄冰，有点打滑，小心翼翼驶过，总算来到马鬃岭南门。游客中心寂寞地挂着一把锁。环顾四周，连绵的山带着一份沉静内敛，着墨翠绿棕绿，自成一种温厚；枝头的雪已全部消融，但地面积雪尚深，踩上去，柔软之下有一层坚硬，能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树影摇曳处，是几只喜鹊上下翻飞跳跃，空中传来几声鸟鸣，嘹亮的叫声倒像是久不逢人的惊喜。

除了我俩，山中并无他人。

沿着台阶缓行，台阶上积雪仍深，像是铺上一层软垫，倒也不滑，只要小心那些亮晶晶的冰地就可以了。本来就是想寻一处自然放空自己，空旷无人于此地倒是佳处。空想在心里寻着可玩之处，头脑突然蹦出“马鬃岭”三个字——我知道，春日映山红遍是其红枝之惊艳，冬日雪景雾凇是其素裹之窃窕，斑斓秋色像是上帝之手打翻了调色板送给人间的神来之笔——这样的冬天，雪已不厚，雾早散尽，春尚未归来，大约是一年之中最没有看头的时节，也许正因如此，我们才可以享受到她的沉静与空阔吧。

沿着山路，穿过一段古树林，来到马鬃岭南门后最高处的观景台，叶落后的山林让视野看上去看得很远。蜿蜒在空阔间的美景小道依稀可见，没有巨石，没有峻岭，也不见飞瀑。马鬃岭的美景是树。此刻，山路两侧密立着绿的映山红树丛，枝头已经是密密的花蕾，倒也不急不嚷，有一份耐心的柔和。还有许多桢楠，叶已落尽，裸露出黝黑的枝干，衬着白雪蓝天，透露着沉稳的自信。乌桕树橙黄深红的叶子已经全部凋零，

发起攻击。我军依托堑壕沉着迎战，打得灵活机动。战士们专打以坦克为掩护的步兵，四通八达的堑壕发挥了很大作用，打得敌人乱作一团，丢下坦克只顾逃命。敌人的坦克，离开了步兵也没能发挥作用。接近中午，敌人不得已狼狈地退回小周庄。

6日下午5时，我军按原定计划对小周庄守敌发起攻击，十九师的师、团炮兵实施集中射击，战士们利用堑壕作掩护，用炸药包、发射筒在距敌前沿60米实施爆破，将敌工事一一摧毁。5时20分，十九师五十五团一、二两营和五十六团二营组成突击部队，分别由小周庄南面、西南和西面距敌前沿60-70米处发起冲击，迅速突破敌人防线，攻进庄南的土围子和庄内。敌六十九团被我突然进攻打乱了。经过一个多小时战斗，全歼守敌六十九团团部和5个连，继在五十六团一营配合下，全歼小王庄出援之敌一个营。

我军利用近战、夜战消灭敌人，前后不到三小时，结束小周庄战斗，俘敌新兵一团团团长何企以下600多人，取得了七纵参加围歼黄维兵团的首战胜利。十九师五十六团由黄维由连长带头，用手抱炮管进行简便射击，摧毁了敌前沿大量地堡，战后被师授予“威震敌胆”锦旗一面。该团三连三排在战斗中积极主动，动作迅速，被授予“英勇神速”锦旗一面。

攻占小周庄后，小王庄的敌阵地全部暴露在解放军火力之下。七纵十九师下一步，就是要进攻小王庄敌二十三师。

敌二十三师，是一支湖南人组成的部队（湘军旧部改编的），原属第八十五军建制。1948年10月，蒋介石编组兵团，第二十三师随同第八十五军列入第十二兵团战斗序列，从平汉铁路开往淮海地区作战。

说到瓦解敌二十三师，还要从何企说起。在小周庄战斗中俘获的新兵一团团团长何企，是敌二十三师少将师长黄子华最亲信的人。几

窝那些根本都不算事儿，最要命的是因为车轮打滑，有一次差点就后溜到路右边崖坎下。惊吓之余，一大车子人只好纷纷下车，男人们借着暗淡的雪光，在没膝的积雪中齐心协力帮衬着把车子推到路上，这才得以让车子好不容易又驶回正道，那时大概是下半夜三、四点钟，距离我们家也不过就十多里路，可直到第二天九点多钟他们才艰难抵达终点。心里突涌起死里逃生的庆幸，幸好了好不容易才熬过来的那十多小时的寒冷、饥饿和困倦。

2018年夏，霍山至英山的国道线土地岭隧道成功修建并投入运营，这对必须途经土地岭的所有人而言，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虽然这条隧道只是单调双向两车道，但却足够让我们归家的路多了几分平安与路爽，可直到第二天九点多钟，谁不知道那里的“四道湾”是整条道路上最险绝地带呢？几乎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道紧逼，是名副其实的事故多发带！尤其进入冬天后道路积雪难消、久冰不化，说它是过往车辆的隐形杀手毫不过为，即使再有经验的老司机，走那段路时都难免会有几分莫名的恐慌。

几年前，经济渐趋好转，手头开始有了结余，我们家也有了属于自己的爱车，回家

时值隆冬，寒风凛冽，刮到人的脸上，就像刀割一样，火辣辣地疼；河水纹丝不动，结上了一层厚厚的一层冰，岸上的小草也由青绿变得枯黄一片。早晨天刚蒙蒙亮，空中还漂浮着一层雾气，像毛玻璃没有擦干净一样，人们在路上相遇，互相看到的对方只是模模糊糊的身影。今天农历二十三，北方农村的小年，家家户户都杀鸡宰鸭，忙碌了一年的农人要一家围坐在一张过一个团圆年。

我喜欢抱着树以蚂蚁的姿势仰头看树，洁净的宇宙是最好的背景，疏密有致的枝干便呈现出自然的状态，好像在同白云聊天，与小鸟对话，与群山对视。慢慢地，心中那一份人类的拘谨和压力便被消融掉，好像随着树的呼吸慢慢消散在空中，又被转化成叶叶枝枝的生动有趣。

山顶有几棵古树树干盘旋遒劲，自然分离出的枝丫粗壮有力，适合攀缘。我像孩子一样爬上一棵，紧紧拥抱她。马鬃岭是最近几年才兴起的旅游景点，之前的很多年，这棵树一直不紧不慢地生长，享受着山中的沉寂和自由。这几年顺应时令的喧嚣，大概也没有惊扰到她。她是已经习惯了看风云变幻；静中有自己的喧闹，闹中有自己的静守。

当下，她悦纳了我。在我紧紧地拥抱她时，她悄悄地收拢起所有的枝条，拥抱了我。

归途中遇到一些人。有一个武汉山地俱乐部的车队驶过，热热闹闹的红旗幅、鲜明统一的标志，还有一群热热闹闹的成员，热腾腾的气息扑面而来，车窗交叠的瞬间我们示以微笑。有三个摩托车骑行者，落单的一个大概骑木屐差，真履薄冰，他不得不用双脚插在地上小心翼翼地难滑行，我们小心经过，没有鸣笛，连目光都没有惊扰到他。路边的村落有人坐在门前晒太阳，头顶都似乎冒着热气，脸上的红色不知是源于午餐的一杯小酒还是暖阳的持续烘烤。那时，阳光透过车窗也笼罩着我，暖洋洋的。

慢悠悠地回到我的小城，一身轻松，我想我一定在山中消融掉了什么，抑或是从山中获得了什么赠予，所以在内心装进了一份可以从容进退的大安静和小欢喜，犹如装进一座山岭。

天来，何企和俘虏们都看到亲身感受到，我军官兵同吃同住，同甘共苦，上下团结友爱，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是真心拥护，老百姓给部队挑粮送饭，部队士气高涨。与敌营两相比较，何企受到感化，开始有了一点觉悟，态度也渐渐发生变化。

经师政治部审讯后，送往纵队政治部再审讯，何企都一再供称：他与敌二十三师师长黄子华沾亲，也曾任过黄的随从副官，对黄比较熟悉，可以说服黄子华投降过来。据他供述，师长黄子华与黄埔嫡系矛盾很深。二十三师对把自己安排在十八军前面给其当挡箭牌，心怀不满。何企表示，愿意劝说黄子华投降。他写了一封给师长黄子华的劝降信，信中讲到我军宽待俘虏政策和被俘后自己的亲身感受。

纵队政治部主任黄火星非常重视，指示十九师在前沿加强对敌阵前政治攻势的同时，利用好敌代团长这封信，争取尽快瓦解敌人。

我军新的军事进攻即将开始，劝降敌人时间很紧迫。十九师遵照上级要求，按时做好攻击敌人的准备，同时展开政治攻势。8日下午，十九师打退小王庄之敌向我攻击阵地的反击。下午6时30分，十九师对小王庄守敌二十三师展开进攻，师团炮兵向敌前沿阵地实施火力急袭，五十六团、五十七团分别由东西两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在局部突破敌前沿，歼敌一个连后，继续攻击受阻。9日零时，发起第二次攻击，遭敌密集子母堡火力，我进攻部队伤亡增加。拂晓前，我军停止了进攻，部队撤回原阵地。

十九师自山东南下参加徐东阻击战以来，部队伤亡惨重，兵员有减无补。此时，也正是瓦解敌军之良机。为了减少部队无谓伤亡，十九师在对敌军事攻势的同时展开阵地政治攻势，通过阵前喊话，举竖标语牌，直接向敌一线官兵宣传我军宽待俘虏政策，迫敌动摇，向我投降。同时，师政治部通过前沿五十六团敌

会里，眼里常见暖阳，心中多存快意，如此，足矣。

道路通达心自宽。车子在柏油马路上欢快地跑，我也忍不住偶尔闲适地瞄一瞄窗外的如画美卷，那沿途高耸的群山银装素裹，路旁峭壁上晶莹剔透的冰挂甚是好

看，是啊，原先这条最艰辛的归家路，居然处处可见多年来我从来不曾注意过的风景，真美！

今年这场紧逼年关的大雪来得如此不合时宜！本已到了“五九、六九，沿河看柳”的日子，可是偏偏新一轮寒流入侵，气温再次骤降。大雪铺天盖地就来就，给远游在外的返乡游子们设置了重重障碍。漂泊辛劳了一年，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游子迫切归家的步履。但是谁又曾想到，原本最温暖的家，竟成了最难抵达的远方，寻常最美好的归家路，意外反成了一场生死历劫。但同时我也看到暮暮令人热泪盈眶的画面：清雪车夜以继日、马不停蹄地奔波在交通要道上；多地交警一路鸣笛开道，平安护送归乡的旅人；沿途百姓大爱不言，无偿为堵在路上的乘客奉送热茶热饭……不少网友留言评论说不是自己泪点低，而是确实被如此义举的举动不小心戳中了泪点。是啊，当我们只是窝在家中刷手机干巴巴地发几声慨叹时，却有人在冰天雪地里为大家负重前行，谁又能不油然心生感动呢？

翻看手机日历，始觉今日已立春，心里不觉更踏实了几分。“从此雪消风自软，梅花合让柳条新。”过了立春，一切又将向暖而生，那点儿冰雪既不会久留，肯定也挡不住旅人匆匆赶年的脚步！

会，无依无靠，是靠吃百家饭长大的，不知忍受了村里人多少白眼和嘲讽。前几年，他跟着海井师傅偷学艺，练就一副海井的好本领。组织起一支队伍，农闲的时候专门给人海井。改革开放，农村施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腰包渐渐鼓起来，打井的人渐渐多起来。这家请，那家请，村里总是看不到他的影子。随着打井的农民越来越多，山虎也跟着富起来，他也成了人人口中的“方老板”。

山虎会来吗？人们窃窃私语，议论纷纷，有的好事者甚至当场打起了赌。正在这时，像刮起了一阵风，山虎竟然来了，带着海井的工具，后面跟着几个平时和他一起海井的伙计。

原来今天天气冷，山虎正好没有出工，正躺在被窝取暖。突然听到村里人说，井口的轱辘掉到井里了，人们不能取水了。当家过日，要刷牙、洗脸、烧饭、洗菜……哪一刻能少了水？想到这里，他一咕噜从床上翻起来，带上工具，喊上几个伙计，急急忙忙赶来了。

在众人的帮助下，山虎他们迅速架好海井工具，他二话不说就要下去去捞轱辘。其中一个伙计要下去，山虎还是坚持他下去，因为只有他下井的经验最为丰富。山虎用绳索在腰部系了一圈，天实在太冷了，一段绳山虎就哆哆嗦嗦系了好几遍。几个伙计站在井口，用力把井绳慢慢往下放，一边不住地从中口呼出热气。

“到底了，到底了”，山虎在井下大声地向井口喊，他的伙计们赶忙停住往下放的绳索。井底黑洞洞的，只有一阵阵的雾气在向上升腾，一股神秘的气息陡然而生。

“捞到了，捞到了”，并下又传来山虎兴奋的喊叫声。几个伙计，还有围在井口的其他人，又赶紧把绳索往上拽。绳索在一点点向上升，虽是严冬天气，人们也忙得一头大汗，额头的汗珠不断地滚落下来。

不会一会儿，腰部拴着绳索的山虎出现在井口，全身上全湿了，身上水不住地向外流，通红的右手紧紧地攥着轱辘。井口旁是一片欢腾声。此时，“方老板”却悄无声息地走了。井上的轱辘装好了，清溜溜的井水涌上来了，还冒着一股股热气，井口又恢复了昔日的热闹，传出一阵阵欢快的笑声。冰冷的雾气消散了，呼啸的大风停作了，节日的鞭炮声接连不断地响起来，一轮红日暖洋洋地照在大地上。

委黄炳光，在敌俘虏中挑选几个出生贫穷，比较老实，已经有了点觉悟的士兵，将敌代团长写给师长黄子华的信带给敌方。

9日上午10时，敌俘虏兵送信过去。午时后，敌俘虏兵即带师长黄子华随身副官杨耀华（实际是敌二十三师谍报队长）出来，至我师前沿五十六团打探，并表明降意。情况突然有了这么快的变化，师部派政治部主任王荣光率工作组赶到前沿五十六团去处理对敌瓦解，劝降事宜。但当王荣光下午到达五十六团时，我方新一轮攻击已经开始，因而谈判未能进行。

我方这次攻击，未能奏效，其原因是：进攻部队受阻于庄边一条事先未被我查明的深水沟。那天下午，十九师并指挥二十一师六十一团于5时30分开始攻击，四路突击部队相继突入第一道防线，但却被一条又宽又深的壕沟所阻，连攻三次都未得手。

那几天，前沿五十六团瓦解敌军还采取了其他方法。敌人白天依赖飞机掩护来活动，一到晚上就害怕解放军夜袭，只得组成小部队到我阵地“游巡”，以阻碍我军进攻。我军起初设伏阻击，使敌人不敢深入，以后窥破了的敌人的企图和弱点，摸清了他们的规律，则把路敞开，不仅对敌人“游巡”不加阻拦，反而在必经道路的要点上放置食物和信件。其信的内容大意是：朋友们，你们肚子饿吗？面饼、白馍尝一点吧，这封信请带交你们上级，敌人缺粮，解放军竟将煮得热腾腾的米粥送到前沿阵地。士兵吃后，有人将碗钵摔破，解放军却只笑一笑就走开了。这种情况，在敌官兵中互相传开后，战斗情绪更加低落。

此外，我军在阵地前沿竖立大字标语(贴在

门板上)：“优待俘虏，不杀不辱”，“欢迎起义投诚”等等，很能打动人心。在村庄阵地的激烈争夺战中，敌人白天偶然夺回一个阵地，往往到夜晚又失掉了。伤病官兵逐渐增多，无处收容，起初尚利用隐蔽部，到后来就只好将伤病官兵放置在阵地附近的寒冬野外，情景很惨。

而从解放军方面释放回去的士兵，讲述解放军怎样优待俘虏，治疗伤病。两相对比，敌官兵普遍发生动摇，人人产生“我们究竟在为谁拼命”的疑问。

12月10日，我继续对敌展开强大阵前政治攻势。前沿五十六团团长雷伟和、政委黄炳光以师长、师政委的名义写信给黄子华，重申了我军的俘虏政策，劝其放弃幻想，打消顾虑，尽快放下武器，站到人民一边。8时左右，派人送给黄子华。黄接到信后，随即再次派杨副官到五十六团，一再表明愿意投降，并邀请解放军派人到其师部详谈。

师同意五十六团派干事汤展舒以师政治部科长名义前去谈判。谈判中，我方代表诚恳地向黄子华讲了被围困人员目前面临的形势及最终必然失败的结果，同时也交待了我们的政策。敌师长黄子华迫于多方压力，再次表示投降诚意，并即刻召集副师长、师参谋长、各团长参加的紧急会议，商议投诚事宜，一致决定向我投诚。

下午，黄子华派该师主力团六十七团杨正堂团长随我代表过来至我五十六团，商谈投诚条件及投诚具体行动方案。

敌人当时提出的条件，大意是：他们做下部队的工作需要时间，师后勤部门及伤病官兵也需要时间加以安置。解放军要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不要说他们是起义，就是说放下武器，因为师的后方在汉口，官兵家眷恐因此受到加害和牵连。投诚时为防意外发生，官兵要带着武器到指定地点集合。投诚后，解放军要允许官兵回家。

(张正耀 编著)



心有缱绻，望若初见。七八岁的事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早上，母亲也要煮饭、炒菜，像吃中饭和晚饭那么隆重，一定要做一个菜。菜炒过怕凉了，一般都要先放在耳锅子里，再用柴炉子熬着吃，有炉一朵，向阳生香。

早上吃得最多的就是咸菜豆腐，母亲在饭锅头上蒸两个鸡蛋，滴上几滴香油，出锅时，那叫一个“香”！母亲用小勺子掂给我和妹妹泡饭。炖菜用的是柴炉子，也叫炭火炉子。我妈熬菜用柴火头子，她说那样热得快，但是烟大，满屋子甯，好“坏人”。

有一种简易的炉子叫“三角猫”，就是一个铁圈下面安上三个脚，母亲在火坑里生一堆明亮的火，把三角猫放到火坑的旁边，放上耳锅子，剩菜也好，新鲜菜也好，都煮得直冒泡。“咕嘟咕嘟”的声音像儿戏，一直升到天上。吃完饭，我们揩揩嘴边的油，看着天上的月亮。吴刚又在月亮宫砍树了，也不知他吃饭没有，嫦娥和月兔冷吗？月亮宫里有火坑吗？火坑里有没有暖和的炉子？炉子上有没有美味的菜肴？我想，嫦娥一定后悔奔月了。

在农村，每个姑娘出嫁时，娘家陪嫁会有一个火桶和火盆，还有生火的一箱子炭。“跨火盆”意味着驱除霉运；火桶下面有一个瓦盆炉子，放上炭，生明亮亮的火，日子一年到头都是红红火火的。

炉子的气息就是生活的气息。有一种小确幸就藏在炉子里。我的幸福在母亲的炉子里沉没。上初中时，一个星期回一次家。母亲总是想办法做一些好吃的放在耳锅里，她吩咐我“叨”炉子。锅门口有一个灰色的坛子，里面有木炭，我们叫“浮煤子”，它的最大特点是易燃，用火铲铲一点放在柴炉子里，用扇子一扇，红色的火焰撩人心扉。每周六回来，老远就能闻到香味，我知道母亲一定做了好吃的，用柴火炉子熬着，等着我们回来。

天上有一个太阳，火红的太阳。地上有一个太阳，那就是明亮的炉子。每一周母亲都换着花样给我做的，鸡腿、猪肉、鸡杂……炉子不说话，只管燃烧自己。耳锅子在说话，“咕嘟咕嘟”直冒泡。香气掰成两半，一半吃进肚子里，一半飘在厨房的空气中。母亲给我们一人夹一个大鸡腿：“吃吧，一个星期吃一次，啃干净，别浪费！”

父亲打工不在家，母亲上山砍树把子、抽着叶杆子、打桐子……母亲的手干得开裂，伸出来像树皮一样。母亲经常说一个伤心的故事。我五岁时，妹妹在母亲的襁褓中。母亲的外婆家就在我家的上庄子。母亲抱着妹妹拉着我去她的外婆家串门。那是冬天，西风吹舞着黄叶，满地落黄，山上的叶子落得差不多了，只有树顶上有几片叶子，保留着最后的倔强。母亲的外婆年纪大了，一个银发老太太坐在炉子边烤火，炉子上还烤着两块香甜的月饼，太婆见孩子们去了，用身子护着月饼，一直没有站起来。我们分明闻到了月饼的味道，母亲和外婆寒暄了几句，她姐头，迅速转身，拉着我，抱着妹妹，就走了。我猜想，那时母亲的眼里是有明亮的泪花的。我那时还没有吃过五仁月饼。我也可以理解，贫困年代食物是所有人的救星。那一夜，树上的几片倔强的叶子落完了。年也快来了。

年是隆重的。我喜欢过年。过年时，母亲烧四个锅子。大汤锅子叫“常有”，鱼锅子叫“年年有余”，羊肉锅子叫“发羊财”，红汤肉象征“红红火火”。彩头挺有意思。炉子烧得旺来年生活就会旺。最后一口饭留在碗底，母亲说，是留家底子。孩子不烤火，鼻涕流了三尺长，也不怕冷，有火热的歌谣陪伴：“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耐饥耐渴地街街跑，吃不饱，睡不好，痛苦的生活向谁告，总有一天光明会来到……”不管歌应景不应景，只扯扯着嗓子唱就是了，牛都跑来了。

年三十照例守岁。母亲说要烧火盆。父亲就搬来一个大树杈子，边上放干柴，火坑冒着烟，噼里啪啦的柴火声，墙壁被烤得黢黑，母亲一边“凑火”一边念叨，“今晚的火烧得一定要旺！”母亲又开始生炉子，炖鸡汤，大年年初一，雪打的天，穿新衣，吃汤圆，去拜年。

后来，柴炉子被酒精炉子取代了。耳锅子依然咕嘟咕嘟冒着泡，像是一首古老的歌谣。柴炉子时代暂时搁浅了。人们开始追逐快节奏的生活，“快餐文化”席卷全球。不过，小日子依然是热气腾腾的，炉身发生了变化，炉子依然火红。白白的净的酒精炉子，蓝色的火焰燃着一锅羊肉的腊味香，慰藉着疲惫的灵魂。

如今，母亲的炉子又更新换代了。上次回家，母亲很激动地给我介绍，眼里泛着光，她采购了一套新的取暖设备，上面带桌面的那种。母亲说，你看，这个红色的桌面好看，一朵朵艳丽的牡丹花怒放，我数了数，一共九朵。果真，还是通红的牡丹花喜庆。炉子中间可以烧水，煮茶，炖鸡汤，烟因高级又明亮，一直升到天上，去，那种烟熏火燎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我在网上给母亲买了一箱子果冻橙，我想着，她可以一边烤橙子，一边拍抖音。歌声是从炉子里升起的。她一拍抖音，好几百个赞，大拇指推满了屏幕。听！歌词走心，动作娴熟，表情到位，特效美轮美奂。“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原来我是一只，酒醉的蝴蝶……”

